

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

杨建新

兰大历史研究所

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

杨建新

唐代，新疆一部分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曾被吐蕃占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早被吐蕃占据的是哪些地区，吐蕃占据安西四镇于何时等问题，在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

关于吐蕃最早占据的新疆地区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涉及到吐谷浑的西部疆域问题，所以不能不从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和吐谷浑的西部疆域说起。

吐蕃与吐谷浑之间发生关系比较早。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初，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吐蕃王朝，并逐渐向西、向北扩张，吞并了西藏西部地区的羊同（象雄）、北部的苏毗（孙波）、东北部的党项等，从而与吐谷浑南境相接。从新疆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来看，早在唐朝与吐蕃建立关系之前，吐蕃与吐谷浑这两个相邻的民族政权之间，就有了密切的友好交往，是所谓姪舅之国。^①

① 托马斯：《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第二册阿豺部分所收一份文书中称：“……札陀婢达和属卢·琼桑达松……他们向莫贺吐浑可汗敬礼并设盛宴”。还说：“……南的女儿被莫贺吐浑可汗，……在塞陀那娶为妻”。据研究，上述事件的时间，在贞观八、九年间。见胡小鹏：《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载《西北史地》1985年4期。

《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太宗对吐蕃大臣仲琮说：“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王忠先生亦指出：“吐蕃历史文书亦称驻军鄯善之吐谷浑王为甥”（见《新唐书·吐蕃传笺证》1958年科学出版社第43页）。

贞观八年吐蕃第一次遣使朝唐，很可能就是在吐谷浑人的引导下，通过吐谷浑地区来到长安的^②。

但是，随着吐蕃、吐谷浑势力的消长，吐蕃、吐谷浑与唐朝的友好关系相继发生了裂痕，并很快转化为武装冲突。贞观九年，吐谷浑遭到以李靖为元帅的唐军的攻击，吐谷浑王伏允西逃至图伦碛（今塔克拉玛干东部），其子顺归降于唐，伏允自杀，给吐谷浑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唐朝政府扶植顺为吐谷浑王，但遭到吐谷浑统治集团的反对，顺不久被杀，其子诺曷钵在唐朝支持下，继立为王。诺曷钵继承其父的意志，一心倾向于唐，使唐朝与吐谷浑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十分密切的阶段。唐朝与吐谷浑友好关系的发展，引起吐蕃奴隶主统治集团的忌恨。贞观十二年，吐蕃借口吐谷浑阻遏唐、蕃联姻，遂“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犛畜”。^③虽然吐蕃军很快撤回，但吐蕃这次对吐谷浑的进攻，不仅破坏了吐蕃与吐谷浑的传统友谊，而且迫使诺曷钵更加依赖于唐。唐朝也极力扶持吐谷浑，作为抵御吐蕃的屏障。唐朝与吐谷浑的接近，以及吐谷浑对吐蕃与中原交往的阻遏，终于使吐蕃统治集团下决心吞并吐谷浑。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吐蕃经过精心准备，乘唐朝西部兵力集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及处理此次事变善后之机，发大兵攻入吐谷浑，至龙朔三年，（663年），完

② 对此，史无明载。但从此后不久文成公主经吐谷浑入藏以及《释迦方志》第四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所载由河州经吐谷浑入藏道和当时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看，这次遣使必为吐蕃引导。

③ 《新唐书·吐蕃传》上。

全占据了吐谷浑的领地^④。

吐谷浑的疆域，并不局限于现在青海境内。在其强盛时期，东南部曾包括了青·甘·川交界的一部分地区；在西部，大致从公元五世纪中叶起，就占据了今新疆若羌·且末一带^⑤。518年北魏和尚宋云路过鄯善时，其地由吐谷浑王第二子宁西将军率部落三千驻守^⑥。隋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疆域“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皆为隋有”^⑦。隋在吐谷浑地区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后两郡即今若羌·且末一带。隋末，“天下乱，伏允（吐谷浑王——引者）复其故地”^⑧，若羌·且末一带，又回到吐谷浑统治之下。唐初，且末·鄯善仍在吐谷浑统治之下，并有许多吐谷浑人民住在那里。敦煌所出《唐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有一条记载，说“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

④ 《新唐书》·《唐书》对吐蕃吞并吐谷浑均无明确的时间。此处据《资治通鉴》。《通鉴》以显庆五年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将兵击吐谷浑”，以龙朔三年诺曷钵率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

⑤ 《梁书》五十四卷“西北诸戎”转载吐谷浑的疆界“西邻于阗，北接高昌”；《北史》九十六卷“吐谷浑”传也说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但吐谷浑自何时起占有若羌·且末一带，在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日本人藤田丰八认为起自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有认为起自508年以前（周伟洲《吐谷浑史》198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也有认为始于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即452年（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6页）。本文从此说。

⑥ 《宋云行记》载《洛阳伽蓝记》。

⑦⑧ 《隋书·吐谷浑传》。

以征税繁重，率城（指伊州纳职县城——引者）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浑（即吐谷浑——引者）居住”。贞观九年（635），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五路军进攻吐谷浑，其中任城王李道宗被任命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被任命为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的部队一直打到了且末西境^⑨。

在这个时期以前，且末、若羌都在吐谷浑统治之下，多数研究者是同意的^⑩。但是贞观九年以后，在顺和诺曷钵统治时期，且末、若羌是否还在吐谷浑的统治之下呢？

伏允死后，顺及其子诺曷钵相继为吐谷浑王，与唐朝的关系也完全处于友好之中，且末、若羌地区又回到吐谷浑的手中，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没有任何记载能说明，这里已为唐朝所占。

但这里确实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据《新唐书·地理志》、敦煌所出《沙州图经》等，都提到有一位康艳典的人率其部属居于若羌，并修筑了典合城等。《唐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更明确指出：“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从这几处记载看，鄯善（即今若羌）地区在贞观九年之后，有一些康国即今撒马尔罕一带之人东迁至此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些康国人是自立为政的，还是隶属于某个政权，并无史料证明。贾耽曾说：“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⑪。据这个记载，似乎康艳典是唐朝的镇守使，但也未明言。根据现有史籍

⑨ 《新唐书·西域传》“吐谷浑”条。

⑩ 也有其他看法，如日本人藤田丰八认为吐谷浑对且末、若羌的占据只到开皇十一年（591）。见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西北史地论丛》第186页。

⑪ 《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一。

记载看，唐贞观九年攻打吐谷浑后，并未在吐谷浑的任何地方设过行政官吏，太宗和高宗时曾两次平定西域^⑫，也均未涉及且末、鄯善，也不曾在此处设立任何行政设置。如果说康艳典是贞观中期来到鄯善地区的，那么，他肯定不会是唐朝官员。根据我的看法，康艳典来到鄯善地区，正是吐谷浑诺曷钵在位时期，这时，鄯善、且末又归于吐谷浑的统治之下。吐谷浑自立国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是联结中原和西部地区的一个枢纽，接待和容纳一些中亚人过境或在境内居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个时期，吐谷浑处于完全依附于唐朝的地位，康艳典与唐朝发生一定的关系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贞观九年以后，在顺和诺曷钵时期，鄯善、且末仍为吐谷浑的领地，并接纳了康国人康艳典等居住在这里。直至龙朔三年，整个吐谷浑地区，包括且末、若羌地区都为吐蕃占据^⑬。

因此，且末、若羌应是吐蕃所占据的最早的新疆地区。

且末、若羌一带，在历史上是联结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吐谷浑在占据且末、若羌之后，实际上就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使经过西域南道来往的商人，均需经由吐谷浑地区，从而促进了青海道的发展，使吐谷浑统治者从中得利不少。对中原王朝与西方及西域的贸易和政治交往，也有很大的影响。重视丝路贸易的隋炀帝，之所以不顾艰险，亲赴青海征讨吐谷浑，就是因

⑫ 太宗时自贞观十四年起平定西域，高宗自显庆二年开始大规模平定贺鲁。

⑬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载《大事记年》记，龙年（668）吐蕃赞普在“几玛郭勒”建筑堡垒。此“几玛郭勒”即且末。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为吐谷浑占据且末、若羌等地，“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⑭，而唐太宗贞观九年之所以发大兵征讨吐谷浑，也是因当时以青海、且末、若羌为基地的吐谷浑，不仅使陇右、河西不得安稳，而且对唐朝平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影响。可以说，平定占据且末、若羌之地的吐谷浑，是隋唐两代开通丝路，稳定河西，进而平定西域诸地的必备条件。如果当时的吐谷浑只占有青海，隋炀帝就不会有那样大的兴趣亲冒矢石西征，唐太宗也不一定会派李靖等五路大军出征吐谷浑。可见且末、若羌与青海地区在政治上联成一片以后，其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同样，当唐高宗显庆至龙朔期间，吐谷浑地区——青海、且末、若羌等被吐蕃占据后，对唐朝来说，不管是失掉了控制西北地区或控制刚刚平定的西域和刚刚设立的安西四镇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而且对吐蕃来说，占领这块地区，不仅使它得到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取得了继续东侵、西进的立足点和主动权，特别是打通了西入南疆地区的通道。

二、

在吐蕃占据青海、且末、若羌等地后，是先向东北发展、扩张还是先向西北发展、扩张，这不仅取决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当时西北各地区的情况。

河西地区，由于地接陇右、屏维京都，又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所以一直是唐朝政府重点镇守的地区，特别是在吐蕃占据吐谷浑地区之后，唐朝政府更加强了对河西的镇守。因此吐蕃虽经常侵扰河西，但并未、也无能力发大兵占据河西。而西域地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庭州以西、天山以北广大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之地，天山以南于阗、疏勒、龟兹等地虽然设置四镇，

⑭ 《隋书·裴矩传》。

驻有唐兵，但各地民族政权自主性很强，土著民族关系复杂，唐朝控制的根基并不牢固。早在贞观末，松赞干布向西扩展，征服了大小羊同（今西藏阿里地区）^⑮及大勃律（今克什米尔北部）^⑯，从南部已经威胁到南疆诸地。龙朔二年（662）唐陇海道总管苏海政无辜杀害了咄陆部首领·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引起碎叶以东西突厥各部不满，在弓月等部引导下，吐蕃部队北侵于阗等地^⑰，给唐朝在南疆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最终击破吐谷浑，鄯善、且末地区为吐蕃占据之后，吐蕃势力越过阿尔金山进入西域，这就对唐在西域的统治，主要是南疆的统治，形成了两面夹击、东南包抄的态势。这个时期，幸有于阗在唐军配合和支持下的坚决抵抗，吐蕃才未能占据南疆地区。但是对吐蕃来说，在占据大小羊同和吐谷浑之后，已经有了北侵西域的便利条件，占据南疆地区，只是时间问题了。咸亨元年（670），于阗顶不住吐蕃的威胁，从政治上屈从于吐蕃，并勾结吐蕃侵袭西域都护所在地的龟兹，这使西域南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时吐蕃与唐朝关系恶化，不断侵袭唐边，有从吐谷浑地区北上和东侵，切断河西，侵袭陇右的可能，这对唐朝政府所造成的威胁，当然要比吐蕃北犯西域更严重得多。于是唐朝政府遂决计撤四镇，集中兵力从青海打击吐蕃，以解除河西、陇右的威胁。结果薛仁贵在大非川大败，唐朝政府的打算完全落空，不仅设有驱逐青海地区的吐蕃势力，解除河

⑮ 《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条“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虽未说及小羊同，但吐蕃灭大羊同后，小羊同亦必为其征服乃情理中事。

⑯ 《新唐书》卷221下，载：大勃律“役属吐蕃”，此处未指明时间，惟其如此，说明吐蕃征服大勃律为时甚早，亦当在贞观末和永徽初。

⑰ 《册府元龟》四四九卷。

西·陇右之虞，反而削弱了唐朝政府对西域的控制。但是这时吐蕃仍未能占据且末以西南疆的其他地区。

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次（咸亨元年）撤西域四镇，就是吐蕃对西域四镇的占据^⑮。这一传统看法，我认为值得怀疑的。

《唐会要》曾记载说：“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⑯。《新唐书·吐蕃传》说：“咸亨元年入残羈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资治通鉴》卷201也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后来许多研究者主要根据这些记载，认为在这一年，吐蕃攻陷了四镇，占据了天山以南诸地。但是如果结合其他有关史料来看，唐罢四镇与吐蕃占据四镇并不是一回事。

《旧唐书·西戎传》龟兹条载：“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通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这段材料，向来为人们所忽视，但是，这段材料却为我们提供了与前面所引诸说不同的看法，而且由于《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生活的时代较之王溥（《唐会要》的作者）、欧阳修《新唐书》的作者）、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

⑮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二章说：“六七〇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无力相争，只好退出西域四镇，让吐蕃占领”。这一观点在史学界是很有影响的。明清史学家也有此说，《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五“龟兹国城”条说：“咸亨初，龟兹等四镇没于吐蕃”。

⑯ 《唐会要》七三。

者)等为早,曾任唐朝大臣,接触的材料多,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所以其可信程度也就更大。根据《唐书》所记,咸亨元年(670年)弃四镇虽是事实,但是,一,这次弃四镇,并不是因为吐蕃占据了四镇,而是有感于“劳人”;二,弃四镇后,吐蕃才占据了“四镇城堡”,但不是咸亨元年(670年),而是咸亨元年以后的某年,也就是说,咸亨元年这次弃四镇不是由于吐蕃占据了西域四镇的缘故。

《全唐文》“崔融拔四镇议”中也说:高宗“励精为政,不欲扩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②①}。这一段议论是《唐书》的有力佐证,也进一步证明这次罢四镇不是由于吐蕃占据了四镇。吐蕃占据四镇是高宗咸亨元年罢四镇以后的事情。高宗咸亨元年罢四镇,虽有不欲“广地”、“劳人”的因素,但是,并不是当时高宗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与同一年发生的薛仁贵以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在青海击吐蕃之事有关。从史籍记载上看,这两件事似乎并无直接关系,但从当时唐蕃在西北地区的对峙形势来看,这两件事,不能没有关系。诚如上述,咸亨元年以前,吐蕃已从南面和东面包围了于阗等安西四镇,而青海,已成为吐蕃西犯东侵的主要根据地,特别是对作为联结东西方交通的河西和屏维京师的陇右,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当时西北兵员不足的情况下,撤四镇之兵,集中打击占据青海的吐蕃,在战略上是可取的^{②②}。唐政府正是根据这一决策,于咸亨元年四月^{②③}撤四镇兵东归,于同年八月派薛仁贵入青海讨伐吐蕃。但是吐蕃大将论欲陵采取避实就虚

②① 唐朝出征吐蕃的兵力汉文史料中无明确记载,据《西藏王统记》载:芒松芒赞赞普(650—676)在位时,唐朝派大军五十万入侵西藏P45。这可能即指薛仁贵青海之役。

②② 《资治通鉴》卷201。

和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相继派出六十万大兵，大败唐兵，使唐朝政府夺回青海以保西域、河西的决策未能实现。这可以说是咸亨元年拔四镇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一决策的失败，这两件事也就只能被史家简单的各记一笔了事，使后人看来，似乎是两件孤立的事件。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阐述一个问题，即罢四镇是否就是放弃了西域地区呢？并不。镇是唐朝戍边军队的一级军事单位，有一定数量的由中央直接派遣、直接指挥的兵马驻守。安西四镇共驻兵二万四千^{②②}，则每镇平均约六千人，这对刚刚用大力平定了阿史那贺鲁之乱，又要用兵于青海的唐朝来说，确实是一支数量很大的军队。高宗“罢四镇”将部队调回青海战场，并不是放弃天山以南西域地区。南疆各地，仍是安西都护所辖之地，南疆各地民族首领，仍是唐朝政府的属下。而且龟兹都督府早在贞观二十年已经设立^{②③}，在撤四镇时仍然存在，至于焉耆、疏勒二都督府设立的时间，新旧两唐书所记差别颇大，新唐书西域传认为在贞观年间，新唐书地理志以焉耆都督府于贞观十八年置、疏勒都督府以贞观九年置，唐书认为均在上元（674—676）中。毗沙都督府新旧两唐书虽都认为在上元年间所置，但新唐书以为在贞观二十二年已设州。但无论如何，在高宗罢四镇之后，南疆西域地区仍有唐的羁縻府、州。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或新疆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和其他吐蕃记年，除了上述罢四镇的记载外，在咸亨年间，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吐蕃占据安西四镇的记载。而且就是上引《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的三段记载，也只是说于阗在吐蕃支持下曾攻占龟兹即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并没有说吐蕃占据了安西四镇。上

②② 《旧唐书·地理志》。

②③ 《新唐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以为在贞观二十二年。

述三书的记载实际上是说，在吐蕃与于阗占据龟兹后，唐朝政府即将安西都护治所东移，安西四镇的兵马亦被东撤，四镇的军事建制撤消，只此而已。

至于，《资治通鉴》说这时“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这个判断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册府元龟》在咸亨元年之下“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无陷龟兹·罢四镇的记载。《旧唐书》·《唐会要》均无陷西域或陷白州一十八州的记载。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欧阳修也只是说吐蕃“入残羈縻十八州”；这“白州十八州”、“羈縻十八州”与“西域十八州”并不一定是同义的。《册府元龟》所说白州十八州，不知何所指，很可能是笔误，正因为如此，欧阳修·司马光在使用这条材料时，都作了改动。《新唐书》比较谨慎，将“白州”改为羈縻十八州”，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吐蕃东西均为唐朝羈縻府州，如有占据府州之事，占据者必为羈縻府州。至于司马光改“白州”为“西域十八州”，就显得过于武断，而且破绽很大。从唐朝在西域的设置看，在都护府之下，设有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有若干州。葱岭以东天山南北，一般称某都护府和某都督府，因为州实际上为虚设，所以一般既无定地，也无法命名。而且在四镇地区，当时只有龟兹都督府下九州，于阗五州，其他均未设州，此白州等十八州，必非指四镇地区。《新唐书》只以葱岭以西诸地称为西域府州，其府十六，州七十二，如果白州等十八州真是西域十八州，那也是指葱岭以西。所以《资治通鉴》改“白州等十八州”，为“西域十八州”，是十分轻率的。

咸亨元年罢四镇并不意味着吐蕃占据四镇之地，还可以从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中得到印证。咸亨二年（671）唐朝政府封西突厥处木昆酋长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统西突厥各部。仪凤二年（677）都支自称十姓可汗，并企图与吐蕃连合，控制南疆地区。唐朝政府为了

不大动干戈，遂命裴行俭·王方翼借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的机会，利用南疆各地力量，平息这次预谋中的叛乱。裴行俭等人在西州（吐鲁番）召集安西四都督府^{②④}酋长至西州（此处为安西都护所在地），以狩猎为名，组织四都督府将士万人，兼程西进，离都支牙帐十余里，都支始知唐兵已至，只好出帐迎接，遂为裴行俭所擒。当时西突厥可汗牙帐可能在千泉（碎叶城西四百里）。裴行俭此行说明很多问题：1，裴行俭大队人马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两镇，而未遇任何吐蕃军队的阻遏；2，裴行俭在西州召四都督府酋长集会，诸酋长及其子弟翕然应命，并随同西行，并未表现出受吐蕃控制的迹象。这两点都证明，直至仪凤二年，南疆地区四镇设置虽然已撤，即已无唐军驻守，但并未被吐蕃控制和占据，唐朝政府的政令，仍通过四都督府得以推行。

从上述情况看，认为咸亨元年唐朝“罢四镇”就是吐蕃占据了今南疆地区，显然是不对的。这时期吐蕃势力北上，这是无疑的，其势力曾达到于阗和龟兹，也是事实，唐朝势力虽有东退之势，但仍然受到当地各首领的拥护。因此，在这个时期，唐蕃对南疆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咸亨前后，应该是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时期，而不是吐蕃占领西域时期。

三

吐蕃完全占据或控制南疆地区，大约是仪凤末·调露初（仪凤四年679为调露元年）之事。自咸亨以来，唐虽撤四镇兵马，但由于有西突厥及四都督府的抵抗和存在，吐蕃始终无力全部控制南疆。但是自裴行俭擒获阿史那都支之后，西突厥受到很大打击，“西姓自时益衰”^{②⑤}；

②④ 《新唐书》作召集四镇酋长。此时四都督府已立，都督皆为当地酋长，所以四镇酋长即指四都督府之都督。

②⑤ 《新唐书·突厥传》。

抗拒吐蕃的力量减弱，再加上西域都护杜怀宝不善于抚绥各部，“遂失蕃戎之和”，吐蕃于是乘虚而入，攻取了疏勒^{②⑥}，焉耆，于是“以西四镇皆没”^{②⑦}。这已是距罢四镇近十年的事了。也就是说，从唐朝政府东撤驻军·东迁安西都护驻所，到吐蕃完全占据南疆地区，经过了十年的反复斗争，在这十年中具体领导抗拒吐蕃斗争的，主要是接受了唐朝政府官职称号的西域四都督府的当地各级首领及西突厥。

大约在680年（通鉴列于此年）前后，吐蕃已经是“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之比”^{②⑧}。藏文史料也记载，都松芒保赞普（676—704）时，“威力财富，可齐诸天，能胜四国。……边地诸王，咸被征服，其武功之盛，较之前代诸王，乃尤过之”^{②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更明确指出：墀都松赞普（即都松芒保）“掌执政事权位高于往昔诸王，突厥等天下别部均一一降归治下，征其贡赋”（P 141）。这些记载与汉文史籍是一致的。

自调露初至长寿元年（680—692）十多年的时间，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一直在吐蕃控制之下，其中在垂拱三年（690）武则天曾命将西出，欲图将吐蕃驱出西域，再置四镇，但唐军仅到焉耆，因粮运

②⑥ 《新唐书·疏勒传》：“仪凤时吐蕃破其国”。

②⑦ 《新唐书·龟兹传》。

②⑧ 《通鉴》卷202，唐纪永隆元年。

②⑨ 《西藏王统记》P45。

不继，无法继续进军^{③①}，此次军事行动失败^{③①}。这次失败后二年，即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再次派王孝杰率师西征，收复南疆，重置四镇。这次收复南疆，重置四镇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西突厥十姓可汗的支持。

高宗平定阿史那贺鲁之后，西突厥各部主要集中在碎叶东西，西部主要是弩什毕五部，东部主要是咄陆五部，称之为十姓部落。唐初在西部设池都护府，在东部设昆陵都护府，均以其酋长为都护。十姓部落与唐朝的关系，对西域的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吐蕃势力向西扩张后，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态度，对唐朝和吐蕃在西域的地位，起很大的作用。咸亨元年唐朝罢四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蒙池都护阿史那弥射、昆陵都护阿史那步贞先后死去，而唐朝政府有意不为之立嗣，西突厥十姓部落无主，据《唐会要》所载，这时的十姓部落“附

③① 武则天 命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负于吐蕃，待价被流于缙州，其副帅閼温古被斩，见《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附韦待价传。

③①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以为，垂拱二年达奚思敬建议“拔”四镇为再次放弃四镇。并以咸亨元年为第一次放弃，此为第二次放弃。此说误甚。诚如上所述，咸亨元年 镇既罢，不久南疆为吐蕃所占十多年来，其地未复，四镇也未曾再置，垂拱二年达奚思敬建议“拔”四镇，即收复四镇之议，次年即有命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总管出兵收复南疆，重置四镇的军事行动，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铭所说“君设策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仅指献计并为采纳的一面，是讳言了按计而行结果失败的另一面。

于吐蕃”^{③②}，这就使唐西域四镇从西、南两面受到吐蕃的威胁，不得不“罢四镇”。仪凤末，十姓可汗阿史那度支欲勾结吐蕃东侵，虽为裴行俭所擒，但西突厥十姓部落实际上已为吐蕃所控制，并最终占据了天山以南。武则天自垂拱年间首先对西突厥十姓部落进行整顿和抚绥，立弥射之子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步利设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继往绝可汗。西突厥十姓部落得到了安抚，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在这个基础上，武后命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左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出兵西域，很可能是在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的配合下，东西并进，打击了吐蕃的势力，很快恢复了唐朝对南疆的统治，恢复了四镇的设置，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回龟兹，并将四镇兵马由二万四千增至三万^{③③}。

自调露年间南疆地区为吐蕃占据十多年后，唐朝政府恢复了对南疆地区的控制，这也是咸亨元年罢西域四镇后，又一次恢复了西域四镇的设置。

自此以后，直到九世纪四十年代，在这近一百五十年中，吐蕃·西突厥与唐结成了极复杂的关系，后来又有大食的东侵，并在西域地区进行了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但是，吐蕃始终未能如七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那样完全占据西域。碎叶河流域仍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所统治，天山南北仍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就是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占据陇右·河西之后，吐蕃也未能全部占据南疆地区^{③④}。建中二年

③② 《唐会要》七三。

③③ 《旧唐书·焉耆传》。

③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章认为安史之乱时，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和西域四镇，此说有改正之必要。

(781)镇守西域的安西、北庭都护郭昕等通过回鹘地区，派官员到长安呈报西域情况^{③⑤}。唐德宗贞元四、五年(788—789)，悟空由天竺东归，到达南疆地区，在疏勒·于阗·龟兹·焉耆·庭州等地，都受到安西、北庭都护府官员以及受唐封的当地酋长的欢迎和接待^{③⑥}。足见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虽然为吐蕃占据，西域仍在唐朝官兵掌握中。799年，也就是悟空离开西域地区的第二年，吐蕃在葛罗录·白眼突厥等的支持下，进攻北庭，北庭遂降于吐蕃，接着安西节度使杨袭古又为回鹘杀害，唐兵被迫放弃安西四镇，天山南北大部地区遂再一次为吐蕃占据^{③⑦}。这时由于回鹘强盛，也有南下西域的意图，所以曾与吐蕃在北庭一带展开争夺战，但南疆大部地区，均归附于吐蕃，在有些地区吐蕃还派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和官员。到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吐蕃统治阶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吐蕃对西域的控制也就逐渐结束了。

③⑤ 《新唐书·郭子仪传》。

③⑥ 《悟空入竺记》。

③⑦ 《资治通鉴》233卷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六年。